

且赋深情
系列
001

梵缺◎著

她翘起小嘴轻诉道：
“他们为什么都说我傻啊？荷儿不傻！
是的，不傻，胆子还挺大的。”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腾讯文学名人堂
百万年薪作家梵缺

倾情演绎这段世间最美好的
——青梅竹马情——

虽然来到这儿的后遗症还没好，
但她深刻地认识到了
装傻的好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一世：青梅难负竹马情 / 梵缺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04-5332-8

I. ①一…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7708号

一生一世：青梅难负竹马情

作 者：梵 缺

责任编辑：冀 晖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980mm 1/16

字 数：366千字 印张：28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332-8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目录 CONTENTS 上册

第一章	皇家书院戏太子	1
第二章	匪夷所思十三爷	11
第三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26
第四章	教傻小姐学规矩	35
第五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52
第六章	大难不死有后福	64
第七章	傻小姐破例进宫	80
第八章	莲步轻移踩蚂蚁	91
第九章	皇宫的后山有鬼	108
第十章	深宫夜半破危机	120
第十一章	活得简单我快乐	132
第十二章	惺惺作态三小姐	145
第十三章	莫名其妙封良娣	156
第十四章	萧家灭门之真相	168
第十五章	嫁人前夕出意外	178
第十六章	预想之外的变化	190
第十七章	萧瑟青山葬孤魂	198
第十八章	一根木头生竹花	208
第十九章	有良心的是傻瓜	217
第二十章	小傻瓜大师风范	228



一生一世 青梅难负 竹马情

目录 CONTENTS 下 册

第二十一章	十三王爷的密信	237
第二十二章	离京路上遇刺客	245
第二十三章	逼入绝境险求生	254
第二十四章	闭月羞花红姑娘	266
第二十五章	红烛馆人心渐暖	278
第二十六章	城外暗算大将军	288
第二十七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298
第二十八章	有种心意不能负	307
第二十九章	你不是那个例外	315
第三十章	高帽子可别乱戴	325
第三十一章	不堪回首的曾经	333
第三十二章	京城内波涛暗涌	342
第三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53
第三十四章	今朝谁算计了谁	362
第三十五章	血色弥漫天恩寺	371
第三十六章	万里江山万里尘	380
第三十七章	荷花湖畔话当年	391
第三十八章	小楼昨夜又东风	403
第三十九章	王府水榭鸿门宴	415
第四十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428



· 第二十一章 ·

十三王爷的密信

回房后，翦希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

他来到桌案前坐下，取出一支自己特制的墨水笔，再拿出一张白纸，开始写了起来。一些如蚯蚓一样的字，准确点说是英语。他还是觉得用英语保险，就算信让人捡到，也没有谁能翻译得出来。很快，他就将今晚的事写清楚了。搞定后，等墨迹干掉，他摸黑往碧荷的寝室走去。

到了门口，瞧了瞧，没人。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家伙，小家伙，影……”

这时，门突然开了。

“干吗？是不是不服气？”碧荷穿着一件薄薄的里衫，披了一床锦被出现。问完，她倏地眼睛一转，古怪笑问：“嘿，你来瞧清儿有没有睡我床上？”

翦希翻白眼，赶紧把手中的信给她，“记住，马上看，一定要看。”

碧荷疑惑地接过来，边打开边说：“你来就为了给我这个？进来吧。”天气这么冷，他还真闲得无聊。说罢她也转身，往里走。

孤男寡女，深夜不能同处一室等禁忌和礼节，压根儿不会出现在这两个人的思想中。翦希当然也知道外面挺冷，何况他也有话要对她说，于是，抬脚就要踏入门槛。倏地，一阵寒风吹来，有一股强大的劲道直冲翦希而来！

刹那间翦希被撞到门板上，咽喉一紧，呼吸困难。

突然的变故令两人一惊，定睛一看，只见清儿一脸冰霜地站在翦希面前，最要命的是他一只手正掐住翦希的咽喉，只需稍用内力，翦希便会一命呜呼。

翦希想说话，却什么都说不了。两只手本能地握住扣紧自己喉咙的手腕，突然觉得清儿的手腕像铁一样，也像一座大山，让人挪动不了分毫。渐渐地，他脸色越

来越难看，貌似呼吸越来越困难。

清儿阴沉的眸子中的杀意毫不掩饰，质问：“深更半夜，你一个人来这里干什么？”冰冷如霜的语调，寒到人心去了。他不过稍迟一点回来，竟然碰到崭希半夜想进碧荷的寝室。原本清儿心中的疙瘩就没有消去，突然撞见无疑是火上浇油。还有，他正要和她分开三年，眼下，他还能放心吗？除非杀了眼前这个男人！

“……”崭希想解释，奈何说不出来。

碧荷迅速打开手中的信，几眼下去，即心中了然，遂满是惊诧说道：“清儿，你冷静冷静，你揍我师兄一顿便好了，可别杀他。”话是这么说，可她柳眉弯弯含笑，轻松诡异，还看戏一样回头往不远处的椅子上一坐，慢慢欣赏，耐心等着下文。

“师兄？”清儿眉宇轻锁。难道确是师出同门？

碧荷笑吟吟道：“揍他一顿没问题的，我师父的信放在他身上这么久，他竟然给忘记了。揍他，狠狠地揍一顿，替我出气。”

这时，清儿眸子微眯，他确实见到碧荷手中拿着书信。难道他真只是来送信，而不是心怀鬼胎？他刚产生了一丝怀疑，那抓住崭希咽喉的劲道就不由松了几分，求证道：“荷儿说的是真的吗？”

“清儿今天是因为我才吃醋的吗？原来，我真是男女通杀的类型……啦啦啦！”末了，她还不忘继续地引起崭希的误会，坏心眼不绝。她一脸兴奋地披着被子跳起舞步，姿势还蛮优美，炫耀地抬起小下巴，哼着轻快的曲调。

那一副臭美的样子，若不是被清儿控制住小命，崭希绝对有想吐的冲动。

蓦然，清儿有一种被她耍了的感觉。

她是不是故意惹他生气，而她在一旁瞧着乐的？

清儿疑问：“荷儿，以前怎没听说你有一个师父？”

碧荷不能把真相说出，只得胡吹了，现在崭希在旁听着，以后还省了对口供。她停了下来，清澈的大眼眨了眨，迷惘道：“我让我娘亲给逼着跳湖……醒来后就忘记了哦。我都不记得又怎么告诉清儿？现在回想起来了，过去确有一个奇怪的老头要收我当徒弟。好像很久了，都不见他出现。”

听她说的，貌似也合情合理。她常常说梦中的事，难道是过去的记忆吗？清儿想了想，也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依然有些漏洞。

“清儿，先放开我师兄。”碧荷见到崭希的脸色变青，目光有些溃散，赶紧又说道，“他好像快不行了哦。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向师父交代呀？”

清儿回首看向自己掌下的崭希，确实有快窒息的可能，不由松了松手掌，让他呼吸一下空气，但并没有完全松开。他这一生失去的亲人太多了，不想再失去。所以在预知有可能会失去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阻止这种可能发生。过了一会儿，他

倏地问：“荷儿，我只是想问，你会不会离开我？如果答案不让我满意，我马上杀了他！”

“……”

碧荷愣住了，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将来会不会离开谁？或者说，她连明天会怎么样都没有想过，又怎么会想以后的事？

崭希一听这个问题，刚缓了一口气的心中也是一阵默哀，她会知道才怪呢！

时间似乎凝结一样，这仅是对于清儿和崭希来说，对于某女则完全没影响。只见，她笑嘻嘻地望着清儿的眸子反问：“那你会离开我吗？”

清儿稍怔，没有想过她会反问自己。

高明啊！好一招反客为主，不愧是心理学专家。崭希暗松了口气，幸好她没有愣着不回答。

须臾，清儿坚定道：“荷儿，我会在你身边的。”

“哈哈，那不就行了？你都在我身边了，我还用回答刚才的问题吗？”碧荷没有一丝紧张，依然是一副嬉皮笑脸。她不会随便给人承诺，给了承诺又做不到，反而更伤人。

清儿心下略为舒坦。但是，转念之间，她神态中的玩世不恭又伤到他了，就像和自己在一起，她也一直抱着随意的态度，他忍不住问：“荷儿为什么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严肃？”一听这一个词，碧荷的眸子中即一片迷茫。

崭希顿觉清儿可怜了，和她谈严肃？她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一次严肃过，还会对一个寻常的问题生出严肃的态度吗？那根本就是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困难。

“清儿，能不能先放开我，咱们再慢慢地谈这事？”崭希可以呼吸了，休息片刻便能说话了，但清儿却没有放手的迹象，貌似还没完全消去要杀他的心。他真觉得这一次自己是无比冤枉和倒霉。虽然他一向知道清儿的脾气火爆，但这一次火爆得太过头，也太奇怪了，他不会真爱上影影了吧？影影说，抱也抱过，亲也亲过，不会是真的吧？影影得手了？！我的天啊，真这样我不就是暗恋失败？

崭希越想，心底越哀号不断，眸子忧郁地瞅向清儿。不会吧，肯定是让小色鬼带坏了！得赶紧把清儿拉回正途。

清儿一盯上他的视线，深思了半晌，终于还是松开了手掌。

崭希大口呼着气，小命捡回来了！

清儿走近碧荷，在她尚带着迷茫的时候，夺过了她手中的信，一瞧，马上皱眉，“写了什么东西？”完全看不懂，一行又一行，弯弯曲曲，这是字吗？

“不知道。我师父给的东西，清儿能看得懂吗？”碧荷小脸一派纯真。

“这是什么地方的文字？”

“呵呵，我还以为清儿会问，这是不是符，或者咒语呢。”碧荷甜甜一笑，咱们清儿果然不一样，很有头脑。

“我曾经到过边塞，去了一些地方，见过奇怪的文字。”

“是啊，这是我师父家乡的文字，我正愁着呢，看不懂。这古怪师父也真是的，怎么不写汉语呢。”碧荷嘟起小嘴埋怨。若将师父推到很远的地方，那么，也能解释她和嵒希异于常人的举止。

清儿的眸子幽深，一言不发。

碧荷看不穿他，嵒希也看不明。

沉默良久。

嵒希刚想说话，清儿一瞬间将嵒希推出了屋外。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嵒希望着冷冰冰的门框，满是无奈。

今晚的情况貌似不太对头……

寝室，只剩下清儿和碧荷。

碧荷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清儿一言不发把她抱上床榻。

“清儿有话要问吗？”她也不愿瞧到他老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白白浪费精力，若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便麻烦了。

“你和楼玉瑾真的没有什么吗？”他眸子难掩一抹痛楚。

“没有，纯粹是师兄妹的关系。”碧荷一笑带过此事，看来不太可能。今天她和嵒希的解释，其实漏洞不少，想说服清儿有些困难。相处这么久了，她多少有些了解清儿。不管他外表多么霸道和坚强，面对某些事，那颗心却极为敏感多愁，而且相当不稳定。简单些说，遭逢大变过后，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她温柔地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清儿先进被窝来，有话咱们慢慢说。”

“不！”清儿拒绝了。

“你不冷吗？”

“心里更冷……”

“……”麻烦啊。她略为凝眉。

“荷儿，我改变主意了。明天我们一起离开，回淮北城找姨母，先把咱们的婚事办了。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有后顾之忧。”京城的事情只能缓缓，由下属去安排。

碧荷闻言，脑袋瓜子立马亮起一个大疑问，随即又纠结无比。她一点成亲的心

理准备都没有。若就这样嫁人了，那她未来的花花世界要怎么办？于是，她小声提醒道：“清儿，我还小啊……”

“不小了，你已经十二了。何况，我们只是先拜堂成亲，留着日后圆房。”

“那多麻烦，还是三年后再……”

“不行。明天就离开。”

“……”

清儿丢下这一句，转身便离去，不给碧荷辩解的机会了。

夜阑人静，万物低迷。

清儿坐在书房，骆拓也坐在一旁。

两个人正商量事。楼玉瑾派人暗中送来了书信，说有事相谈。内容隐约提出想和清君门合作。如果此事为真，对清君门来说无疑是一次良机。他们也想和楼玉瑾联手对付楼歆。唯独让人疑虑的是那位一直在大宅中，送信的时间有些可疑。难道楼玉瑾人在大宅，外面还会有人替他写信？

骆拓道：“清儿，你觉得这事能信吗？会不会是楼歆设下的局？”若说是设局又不像。楼玉瑾于信中非常有诚意地写明，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皆由清君门来决定。光是这两点，对清君门便非常有利。即便真是楼歆设下的局，清君门也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换句话说，冒险见面的人反而是楼玉瑾。只是信中有一个要求，去和他相见者必须要姓楼。整个清君门唯一姓楼的人，便是清儿。

楼玉瑾摆明了便是想见清儿。

清儿想想，有一点可笑的是，“楼玉瑾”此时不是正在客房中休息吗？今晚他还差一点把人给杀了。

清儿冷静道：“楼玉瑾就在这里，与其多想，不如直接谈。”不管是楼玉瑾的书信，还是楼歆的陷阱，只要现在找上楼玉瑾证实，便清楚明了。何况，楼玉瑾一直觉得他是女子，不一定知道他的身份。

只是清儿想起楼玉瑾的表白，心底就恶寒。

清儿沉吟须臾，道出了心底的疑惑：“你有没有觉得，楼玉瑾貌似有些清闲过头了？居然动不动便往来这里，甚至还在这儿过夜。他如何逃过楼歆的耳目？难道楼歆已经不再对他实施监视了？这……有些不太合情理。”

清儿有这层顾忌，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他不知道这个世上有两个“楼玉瑾”。崭希出来时，十三王府中会由真正的楼玉瑾坐镇，楼歆盯着他，崭希偷偷从秘道中溜出来优哉游哉，便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清儿，楼玉瑾肯定会隐藏一些秘密，我们无须追查清楚，只需要确定，这密

信是否是他本人的意思。”骆拓喝着茶，目光有一点闪烁。瞎子都瞧得出来，大宅中那个楼玉瑾看上了清儿。若清儿找他商谈，会发生何事？

“这事由我来处理。”清儿心中有决定了。

“好。”骆拓应允。

“明日一早，你先带荷儿离开。沿途记得留下记号。等我安排好这里的事，再追上你们，我……要回淮北城和荷儿成亲。”他本来打算等自己安排好京中事宜，亲自带碧荷回淮北城，可转念一想，不能让她继续留在这里。

“清儿！在这种时候你——要抛下这里的事？”骆拓极不赞同，刚才的懒散瞬间消失，薄怒道，“儿女私情，又是儿女私情！你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吗？”大约两年前，他为了一个女孩在时机未成熟时冒险进京查探，甚至留在了宰相府；如今又要在关键时候，想搁下大事回淮北城成亲，他对得起那些出生入死的弟兄吗？清君门的伟业一时未成，他们便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骆拓心底的话并没有说出，他也晓得清儿比他更明白。

偏偏，清儿执意如此，一直都是这样任性随意，一直都是！

清儿没再多说，出了书房。

夜色越发深沉，有些人注定无眠。

嶄希的房间。

“别动！再快你也不会有我的枪快。”嶄希厉声警告，手握着两年前的手枪，正指着卧室中的黑影。枪，是他一起带来的。共有两把，以前他身上不管何时都会配着两把枪。碧荷也是，但碧荷选择的灵魂穿越，枪可带不来。

虽然有枪，但嶄希一般不会轻易开枪。子弹在这个时代不易找，找人制造也相当费时、费力、费钱。弹壳、弹头等都需要各种精细打磨，特别是规格尺寸，往往一百颗中能勉强算合格的不足一成。

“十三王爷，你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时来找你吗？”清儿故意改变了声调，变得沙哑而低沉。出了书房，他就换上夜行衣，蒙上脸来到这里。不承想刚进来即被发觉了。这王爷的确不简单。还有他手中握的东西是什么？貌似很危险。

“你是——”嶄希疑惑。

清儿突然道：“南山有台。”

嶄希微怔，楼玉瑾送信给清君门的事，他来前已经知道了。信中的内容他也见过，暗号自然也知晓，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迟疑了一下，嶄希略放松了些，回答道：“北山有菜。”

闻言清儿缄默。沉默，也是信中约定的回应。

只听，崧希又无奈道：“南山有桑。”

清儿爽朗一笑，低声道：“北山有楼。”姓楼的楼，这一句才是关键。和诗经上的“北山有杨”，修改了一个字。

崧希收起了枪，浅笑说：“清君门的办事效率还真高，不到十二个时辰便找上本王了。”

清儿并没有什么动作，轻笑说：“让王爷见笑了。”

“你的声音故意变了，是否信不过本王？”崧希纵横多年，自己也学过如何临时变声，又怎会听不出清儿是改变自己的音色。

清儿微微一愣，看来若再这样，反而会引起怀疑。

他淡然地坐了下来，正常地回答：“十三皇叔，你是真想协助我吗？”

“嗯？”崧希大惊，这声音……

清儿把脸上的黑巾拿下，信既然真是他写的，他也没必要隐藏。

“清儿，你——你——”苍天啊，他的心碎了！

崧希绝望地倒在床上，装着昏死过去。如果此刻他还看不出清儿是男是女，他便可以一头撞墙了，免得活着丢人现眼。除了嗓音上的变化，还有这关键的一句皇叔，楼玉瑾说过清君门之首，便是他的侄子，名楼玄清。清儿？都有一个清字……现在他终于明白，那小色鬼为什么会说清儿是她的了。

“清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对男人可不感兴趣。

“十三皇叔，为了避开楼歆的耳目，侄儿也被迫无奈。隐瞒多时，在这儿向您赔罪。”清儿温和浅淡，举止有礼，对今晚差点把他给杀了的事，却只字不提。

崧希坐了起来，收拾起破碎的心情，快快地道：“谈正事吧。”

“求之不得。”清儿还真不客气。

崧希深呼吸了一口气，心中直喊衰。

不过，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只是，崧希心底几乎将某女骂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决定，日后肯定要寻个机会收拾她。

两人商量了一夜。

次日清晨，天亮之前崧希赶回了王府，但他留下了一个小包袱给碧荷。

早饭过后。

碧荷换上一套男孩子的衣物，以避人耳目，她将会由骆拓和小春两个人护送，坐着马车北上，先回淮北城。清儿暂时留下来。碧荷出门前一直牵着他的手询问：“清儿，我不走，可以不？”

清儿温柔地抚着她的脸颊，柔声说：“荷儿要听话。等我安排完这边的事，会

快马追上你们，估计三天就可以了。还有，去新的地方，你要暂时换一个名字，跟我姓好不好？姓楼。”

“随便。我叫月影。”既然要换名字，那就用以前的名字吧，免得嵒希那厮一个不留心喊错了。

“楼月影？好名字。”

“嗯……”碧荷一张小脸拧得比苦瓜还要苦，可怜兮兮地望着清儿，希望他能临时改变主意，不要送她走。偏偏这一回清儿没心软。她无奈，白吃人家的，白住人家的，又没什么贡献，有什么资格不听话啊？

这一次骆拓充当马夫，清儿说路上越少人看到碧荷越安全。直到从车窗瞧不到清儿了，碧荷方懒洋洋地一头倒在软软的车座上。这车外面瞧着普通，里面大有乾坤，和十三王府的马车不相上下。

小春坐在一旁的次座上，正清点着拿上来的东西。

“小姐，这个是王爷说要给您的。”小春取出一个小包袱，疑惑地看了看，拿在手中略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考虑要不要打开瞧瞧。

碧荷扭头瞧了瞧，原来是嵒希留下的东西，“给我看看。”

小春递了过去。

碧荷接过，东西在掌中沉甸甸的，但这手感令她的神儿来了。她连忙翻身起来查看，一打开包袱，马上兴奋得大笑：“好东西！好东西，想不到他带了过来。”里面如她猜想的，果然是一把高科技的手枪，数了数子弹，只剩下十发。她拿出来瞧来瞧去、玩来玩去，还佯装一下瞄准。

她的兴奋看得小春极是疑惑，但瞧着这古怪的东西，更是好奇，便问：“小姐，这是什么东西？”

“枪！手枪。”

“枪？小姐真会开玩笑。”小春想到的是那一种长矛，练武用的。而这个小东西，怎么看也不像是枪，没枪头也没有长木棍。

碧荷含笑不解释，即便解释小春也听不懂。不过，有了这枪，她的小命又安全了一点点，毕竟终于有件实用的东西可以防身。玩了一阵，碧荷的兴致也渐渐减了些，便把枪收好，习惯地放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原本可以练练，恢复一下略为生疏的技能。但是，她懒洋洋地不想动，要恢复过去的体能和水平，非短时间可以达到的。

过了一阵。

碧荷就算闭上双眸歇息，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枪，有一种久违又熟悉的感觉。这种东西，在以前便从未离开过身边一米的地方，就是进浴室时也会带着。

· 第二十二章 ·

离京路上遇刺客

时间匆匆，过了七天。

碧荷每天处于赶路当中。

骆拓突然从一个话痨变成一个寡言少语的人，整天从早上至晚上都不说几句话，还板着一张扑克脸，不准她随便下车玩，也不准她出现在人前，每天除了赶路还是赶路。憋了数日的碧荷，终于闷了，路过一些城镇时，她嚷嚷着下去玩，骆拓根本不理。

碧荷终于开始想念清儿。

清儿从不会拒绝她的这些小要求。无奈的是，清儿说三天就可以把事情办完快马追上他们，却一直没有出现。不过，她天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向骆拓询问清儿的消息。骆拓的回答照例是：没有。他很安全。

碧荷没办法，只有向小春发唠叨兼撒娇。

小春也为难，说道：“小姐，再忍忍，主人说过，不能停下来玩。”

“唉……”碧荷也晓得对着小春撒娇不管用。但这样除了吃喝拉撒、晚上睡觉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待在马车上，一会儿也不许下来的日子她真是憋坏了。行走的马车微微颠簸，还好车座舒服柔软，不然，就这样晃下去，脑袋也会给晃晕。她微掀起帘子，看向外面的景物。不是城里，难怪骆拓和小春没有阻止她往外瞧。

窗外是并不茂盛的树林，远处望去也是一片山坳。

碧荷问道：“小春，我们到了哪里？还要多少天才到啊？”

“小姐，大概还要二十天。”

“还要这么久啊，完了……”天天这样，肯定会闷出病。碧荷想了想，便爬出了车厢，坐于外面的车辕上，和骆拓一人一边。而野外的道上，行人稀少。骆拓也

纵容她一回，准她透透气。

风呼呼而过，吹起她的青丝。

碧荷盯着前面两匹奔跑中的骏马，心中颇为好奇。

骆拓赶车的技巧还属于一流。

“骆拓哥哥……”碧荷阴阳怪气喊着，听得人头皮发麻。

“有话便说。”骆拓表情僵了僵。

碧荷突然伸出小手去抢他的缰绳，“让我来学学。”

骆拓马上避开了她伸出来的小手，绷脸沉声喝道：“坐好，别乱动！给抛下车，死不了也断手断脚的。”

碧荷嘻嘻一笑，笑着说：“掉下去怕什么？有你在。”

“我没本事治断手断脚。”

“我懂。”她和嵒希过去常常会受伤。

“你懂？”

“嗯，看有多严重了，简单得很。”碧荷还是嬉皮笑脸，把一只脚踏下马车，晃来晃去，“骆拓哥哥，其实我还懂得很多东西，要不要传授给你？嘻嘻，相当管用的哦。一些简单的东西，有时也可以杀人于无形。还有一些让人丢弃的东西，用途也相当广泛。例如，鸡蛋壳，普通吧，别人用了就丢。但是，你晓不晓得它的作用？”

见这家伙讲得头头是道，骆拓倒给挑起几分好奇。半晌，她吊足了某神医的胃口，却偏偏不说。他忍不住问：“说说，鸡蛋壳有什么用途？”

“鸡蛋壳的作用就是——装蛋呀。嘻嘻！”碧荷一说完，她自个儿就笑得东倒西歪。不料，却碰到骆拓绷得黑黑的俊脸，好不容易敛住笑，尴尬地轻咳几声掩饰过去，继续道，“我说，它不只是装蛋这一个作用。还有……我今天就免费给你上一课吧。”

骆拓不用她，肯定没好话。她估计也是憋闷太久，想拿他来寻开心。

“骆拓哥哥啊，鸡蛋壳不但在日常生活中能派上用场，也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举个例子，我们把蛋壳捣碎，装进薄布袋，放入盆中用热水浸泡5分钟……额，就是大概半刻钟左右取出，用此水清洗衣服会格外白净，这方法不错，听说有人试过。”顿了一下，她偷偷瞟了瞟骆拓，看他好像也没有听进去，继续不屈不挠说道：“鸡蛋壳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和少许的碳酸钠……”

她又顿住了。关于这些碳酸什么，骆拓肯定听得一头雾水。

想好好地上一节课还真困难，语言的代沟太大了。

果然，骆拓询问：“碳酸钙是什么？”

“是一个无机化合物……算了，这种东西太科学，你们也听不懂，总之是鸡蛋壳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不明白。”

“举个例子说，就像石头，这么大的一块，用内劲一捏便会粉碎，变成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如同小沙子一样的东西，可之前这些可是一块石头哦。换句话说，一大块石头，是由很多小小的东西组成。”

骆拓略沉思一下，点点头道：“有点道理。”

“有道理吧，哈哈！当然有道理，我说的都是事实。浅显易懂，不明白的基本是笨蛋。”

“小姐，石头和鸡蛋壳有什么关系啊？”

“啊？”

晕倒！笨蛋就在车内……

笑过之后，碧荷继续说：“我说简单点。你是神医，我就说关于治病的。前人呢，好像也有人用鸡蛋来治病，但也只是用蛋清什么的，不会用壳。”

“你说用这鸡蛋壳治病？”他很怀疑她还能扯出什么东西来，这些奇怪的词和理由也亏她那小脑袋瓜子能编得出来。

“是啊，虽然没有实际用过，不过我看过。鸡蛋壳能治外伤呢，可以消炎止痛，还有治烫伤。内的，可以治一些胃病，还有一些小孩子的软骨病。软骨就是缺钙，而鸡蛋壳的成分就是碳酸钙，哈哈，肯定有用了，只是不知道你们这里晓不晓得这一个办法。”

“咦？”骆拓对于她说的事，别说试，听都没听过。

“小姐说的真神奇。”小春也听得很有趣。

碧荷刚想将用法说说，但是，暂时恐怕没机会说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一群持着刀剑、着清一色紧身灰色长衫的男子，突然立在前面，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明显地来者不善。

骆拓顿生警惕，神色一凝，急促地拉马。

马一声长嘶，稳稳停了下来。

小春的手也伸出次座底，暗暗握住剑柄，随时会出手。

骆拓不得不停下马车，因为四面，包括林子的方向，也站着蒙面人。虽然人数不多，他目测也就十五个人，但个个举止沉稳，整齐划一，显然受过专门训练——这一下他们的麻烦恐怕很大。

他沉声对碧荷说：“快进去！”

“是。”碧荷很听话，回身即进了车厢里面。这种时候她最弱，也最没有任性的资格，必须要配合好两个人。

“小春也暂时不要出来，由我应付。”骆拓心中自有打算。

寒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平添了无限的肃杀之气。

他们一动不动，目光森寒地盯着马车，如嗜血的豺狼，伺机而动。

车厢内，碧荷缓缓地闭上了眸子，熟悉的危险，激起她本能的一丝诡异的兴奋，小巧的嘴角轻轻地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危险中的刺激，往往是最令人精神振奋的时刻——这绝对是某女变态中的想法。

“小姐，这是匕首，您带着防身。”小春取出了长剑，把匕首交给碧荷。

闻言，碧荷蕴含邪气的眸子微微张开。

刹那间，小春愕然。

见惯生死的小春也能觉得那一双原本纯洁如水的眸子中透出的无情。

“小心点儿，他们想杀我们。不对，准确点儿，想杀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蒙面人如此大的阵仗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动手，肯定会有原因，例如杀人，又不能误杀其他人。当然，这个担心误杀的分量绝对要重。不然，来者执行任务时也不会这般谨慎。曾经，她和轩希也多次接到过这种命令。

“他们想杀谁呢？”碧荷轻挑起秀眉，自语。

“小姐……”小春惊疑。

“好怀念这种紧张的感觉……”碧荷竟享受一般闭上了双眼，沉睡的血液突然间复苏了一般，在沸腾，在翻滚，在叫嚣。

马车外，紧张的气息依然。

骆拓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早看出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十五名高手，他和小春根本抵挡不了多少。眼下重点是要摸清楚这些人冲着谁来。若冲着他的话便会好办一点，他可以一个人把他们引开，让小春带着碧荷走；但若冲着碧荷便麻烦了。多一个人在身边，他即多一份牵挂和顾忌，武功也无法全力施展。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危急之时，让小春代替碧荷，他带碧荷脱离险境。所以，他暂时不许小春露面。而且碧荷刚才一身男装坐在马车前，这些人若不认识她，肯定会觉得她仅是一个平凡的小厮，不足为惧，进里面也只是陪着小姐而已，危险阴差阳错会降至三人之中最小的一个。

这时，蒙面人群中迈出一个身材偏瘦却长得很高的男子，从他露出的头发和眸子可以判别，此人估计已经步入中年。只听他说道：“马车上的，男的可以走，女的留下。”这人的声音不急不慢、中规中矩。

此话一出，有心的人马上便知道这群人极有可能是冲着碧荷来的。

谁？到底是谁派来的人？

空气为之凝结，骆拓不动。

这时，应该弃小春吗？小傢伙会答应吗？不答应也得答应！